

# 一位武汉青年和100万只N95里的“妖魔鬼怪”

Original 浦君 南方周末 6 days ago



▲ 疫情期间，

他多次骑着摩托车去汉口北仓库拿货（受访者供图）

全文共**4291**字，阅读大约需要**7**分钟。

一位武汉的浦姓青年，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自己在疫情期间和近100万只口罩的故事，但他本人无意进入公众视野，不愿具名。

疫情中，他拿到了近100万只N95口罩，按“天价口罩”的行情，原本可以赚到一套江景房。但他最终还倒贴了至少十万元。

在这个有关口罩的故事里，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邻居、中介、医生、社区干部和骗子，感受到贪婪与善意。

**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**

口述 | 浦君

采访整理 | 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

南方周末实习生 龚柔善

责任编辑 | 张玥

我今年31岁，金牛座男生。我是学艺术的，从事过金融行业，干过国企，现在武汉管理一家建筑公司。

疫情期间，我做了一件疯狂的事。

这得从我嫂子说起。年前，听说武汉有疫情，嫂子给了我10只N95口罩，要我出门戴着。

嫂子家经营着湖北省最大的口罩厂之一，主要生产工业用N95口罩，曾参与过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的救援。虽说是工业用口罩，但和医用N95只差一个医疗许可证，实际效果相差无几。

2020年1月20日，口罩已经小幅涨价，1.5元/只涨到2元/只。我从嫂子那儿提了几十箱N95分给朋友们。第二天听说各大医院开始买口罩，我意识到疫情可能有点严重。

当时，嫂子的口罩厂马上要停工放假，我让她把所有库存卖给我，又联系了经销商，陆续从多方拿货，每次打款都是六位数起。

就这样七拼八凑，整个疫情期间，我凑出了将近100万只N95口罩。

在卖口罩之前，我本以为我会发财，就算每只口罩只赚一元钱，也能赚100万。但实际发生的事情，彻底偏离了预期轨道。

## **1 “你知道外面是什么价格吗？”**

1月20日晚，官方声明新冠病毒有人传人的风险。当时，我已经在小区卖了三天口罩。想来是有些后怕的。

我们小区不到两千户，住着不少同学和朋友。我是业主群群主，平时也是活跃分子，物业给我提供了一块卖口罩的专用场地。

从1月18日起，我每天拉一车口罩到小区，一直卖到23日。

最先来买口罩的是小区业主，后来名气传开了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。他们在小区门口提前排队，等五六个小时也是常事。再后来，很多人打我电话买口罩。

刚卖时，常有顾客问“能不能单个买”，但为了方便销售，我是按箱卖，一箱口罩400-600只不等。当时很多人不愿意买这么多。

后来，顾客的问题变成“能不能买十箱”，我拉货的车也从小货车变成了7米长、3米高的大货车，载货量从几十箱变成几百箱。

从厂家发货的口罩，物流常延误两三个小时。不管到货多晚，排队的人只会等更晚。每天的口罩几乎都能售罄。

刚开始，我每天有一二十万只口罩到货。后来，口罩全靠抢，各路经销商虎视眈眈。有一天，我去汉口北开仓，听说很多人不愿放货，想等开工潮再赚一笔。还有一次，我和经销商前一天谈好价格，因为没有付款，第二天每只口罩就提价两元。

后期，加微信买口罩的人越来越多，不管他们认不认识我，直接就给我打钱。打了钱也不一定能拿到货，如果没货，我就当场退钱。

随着客流越来越大，我开始限购——每人只能买1-2箱，也不得不找朋友来帮忙搬货、组织排队、维持秩序。我送他们一些口罩以示感谢。

口罩的进货价不断上涨，我的售价也随之调高，但利润始终很低。

刚开始卖的量少，加上小区多是熟人，我几乎是按进货价卖给他们。一箱400个口罩，我卖560元/箱，单价1.4元，售价就是进货价。

进货价2元/只时，我卖2.2元/只；进货价3元/只时，我原价卖过，也卖过3.5元/只；进货价4元/只时，我也原价卖过；进货价涨到5.5元/只时，我卖6元/只，这是我卖过的最高价。有顾客在我朋友圈留言：“你是我见过最便宜、最良心的口罩商”。

实话说，我只有一部分口罩赚钱，另一部分纯属做好事。赚钱是为了不亏本。物流、搬运和人工，这些成本是每天一两万。

与此同时，市面上在卖天价口罩。很多朋友跑来问我，“你知道外面是什么价格吗？”我知道，在药店一只N95能卖到55元。市场疯了，一只口罩卖那么贵，我始终下不了手。这是人干的事情吗？

卖口罩那几天，货一般晚上到，卸货得一两个小时。每天凌晨三四点钟，我才回到家。

有一夜，武汉下冰雹。晚上十一点，来帮忙的朋友都走了，剩我和一个哥们守着货。夜寒入骨，我们说话时吐着白气，跟蒸汽机似的。结果他那夜冻病了，在家躺了三天。我愧疚得不行，这时候生病非常危险。

1月23日是我卖口罩的最后一天，现场只剩下我一个人忙活。即使有偿帮忙，也没人陪我玩命了。当时说，病毒可以通过眼结膜传播。而我们只有口罩，没有护目镜、防护服。

那一天，我一个人守着货车，顾客挨个出示微信付款截图，就能把口罩搬走。

## **2 疫情就是照妖镜**

疫情就是照妖镜，卖口罩时，我见识了各种“妖魔鬼怪”。

一个陌生女人来找我，让我卖给她200箱口罩，说是一线的医生没有口罩，她说要把200箱全部分散处理给医生。

我被她的故事打动了，一松口，她马上给我打了几十万货款。说来奇怪，她出手大方，也不怕我是骗子。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，我的信誉太好了。

当晚200箱口罩交货的时候，我同学甩了一个视频过来，“这不就是你的货吗？她卖十几块钱一只。”

我瞬间就炸毛了，原来她在微信群里倒卖我的口罩。才交完货，她已经忍不住躁动了！一分钟都不等，用几倍价格来倒卖，还一次性拿走200箱。你说我心里疼不疼？

这个女人始终没有露面，我也不知道她是谁。

还有一次，一位发小的亲戚觊觎我的货，派他来磨我，从早上一直软磨硬泡到晚上。我本不想大批量出货，偏偏那天手头现金不够，没钱给人发工资。他马上给我打了一大笔钱，帮我解了燃眉之急。最后，我还是把货给他了。尽管我知道他会倒卖。

为了卖口罩，我也受了不少气。

有一次，一批黄冈的中介和我约定过来收货。他们来之前，我一个人搬了一百多箱口罩上楼，直到凌晨三点，整个人都累瘫痪了。地上还剩70箱。

他们终于来了，非要我白送多余的口罩。我气得半死，想当场翻脸不卖了，他们一群人就把我围着、堵着。如果我不卖给他们，我得再把那70箱搬上楼，而我实在搬不动了，最后只能妥协。

但我太憋屈了。他们来之前，说是为了救援家乡，黄冈属于重灾区，很困难，需要这批口罩。我答应卖给他们。结果他们过来之后，还没交易，就开始倒卖。

医生们在一线拼命，中介们却在拼命赚钱。

还有人跑到我家楼下，敲了半天门，恳求“你给我一箱吧，我们家有困难”。我给了他一箱，很快就看到他发朋友圈，翻倍卖口罩。

这种人太多了，哪怕他只拿到一箱口罩，也倒卖，家里人不分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在微信里骂他们，有些人就把我拉黑。

### **3 捐了10万只N95**

---

1月21日，有一个女同学找我买口罩。我卖了一箱给她。她是医务人员。她后来跟我说，科室每个人一天只有一个口罩，她要买一些分给同事。她老公也是医护人员，当时已经发烧两周。

我刚收了钱就开始后悔，虽然没赚她的钱，但良心过不去。那天我失眠了，觉得我得做点什么。

1月21日，江岸区政府办秘书科科长打电话找我，说想买一批口罩。我告诉他，行，这批口罩算我捐的，不收钱。

一开始他不相信。那天半夜，他带着钱来找我，说已经向领导汇报过，领导说必须原价收购，不能让我这样的人吃亏。

我带他去我家，给了他一万多只N95口罩。他从微信上转账给我，我没要。他很感动，说现在在武汉市还没什么人捐赠。



后来听说，这批口罩很快被安排送去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。工作人员下班了，货暂时寄托在值班室。

1月24日是除夕。

那天白天，我又捐了一万多只口罩给江岸区政府。江岸区是重灾区，隔壁就是江汉区，那里有华南海鲜市场，还有好几个大社区。

晚上，我忙完回家，电视在放春节联欢晚会，一派和谐。我心不在焉地刷着手机，直到看到一则短视频——一位医护人员在办公室崩溃大哭，周围人在默默吃饭或拭泪。

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再也坐不住了，清点了一下家里的库存，还有7万多只口罩。我拨了科长的电话，说，你赶紧安排人过来，把我家的口罩全清了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来，不要等我后悔。

很快来了十多辆车，各个街道重灾区的干部全都开着私家车过来，上我家搬货。

整个除夕夜，我们就在干这个事，干完都凌晨4点了。

我给自家留了一箱口罩，但只留了2天，1月27日，我把最后一箱口罩给了社区干部，他们整个社区只有100个普通口罩。

10万只N95口罩的捐赠之旅到此结束了，都给了政府。这些口罩规格较高，当时都属于高价货，总成本在40万元左右。

#### **4 “我没帮到这个朋友，心里一直记得”**

---

在2020年之前，我有过太多遗憾。

比如我养了一只虎斑美短猫，养到5岁，好不容易教会它不上床蹦跶，它就得了肠胃炎，去了喵星。

我时常觉得，自己如此平凡。折腾口罩这件事，我的家人不太理解，也不支持。进货款是用我爸的钱垫付的，虽然他不同意，我也先用上了。

我老婆一开始也反对。她教育我，像正常人一样待在家里就行了，“不要搞这种事！”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，我们的孩子还不满半岁。但卖到第三天，她忍不住来亲自督战，拦都拦不住。

因为卖口罩，我损失了一部苹果手机和一个轮胎。

1月19日，我骑摩托去取货，苹果X手机摔到地上，内外屏粉碎，神仙也修不了。

除夕前一夜，为了赶时间，我骑摩托去汉口北找人拿货。那里和我家隔了30公里。结果路上，摩托车胎扎了钉子，没气了。我只能硬着头皮，强行骑回去。那晚下大雨，我没带雨衣，浑身湿透，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。想想还是蛮后怕的，毕竟雨天路滑，车胎破了很危险。

那辆川崎摩托是我的心爱，到手才4个月，现在找不到人补胎，只能把它闲置。卖口罩那些天，我常骑着它，很后悔没给它装个摄像头，记录经历的这一切。

疫情期间，很多口罩商赚得盆满钵满。政府管控价格之前，少则赚七八十万、多则六七百万的人，多了去了。假如我是奔着赚钱去的，这波行情里，我也可以挣一套江景房。他们都发财了，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倒贴钱的口罩商。

这个春节，我还有很多遗憾。

1月21日，我萌生去协和医院卖口罩的想法，一元一只，卖给没有口罩的病人和医护人员。这样既可以帮到很多人，我也不至于亏太多。我问了几个朋友，没人愿意陪我去。最后我退缩了，因为没有防护服。

疫情期间，口罩成了硬通货，可以换任何物资，包括酒精、手套、护目镜、菜和药品。

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找我帮忙拿药。他一家三口中招，二人在家硬扛，只有一个人住进医院，但依然没有药，只能干等。医院的压力太大了，药物也很缺。一些病人遇上医院没有药，只能拿着处方回家，自己解决买药问题。我没帮到这个朋友，心里一直记得。

我的口罩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，我也因此和他们成了患难之交。有陌生人说要请我吃饭，还有朋友想拉我一起卖牛肉。牛肉现在是武汉的稀缺物资，大多数家庭吃不到。

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2月7日，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，我泪目了。那是这么多天来最伤感的时刻。

科长也快崩溃了。他每天下基层，跟他换班的副科长摔了一跤，髌骨骨折，只能回家。现在全是他一个人值班，手机成了24小时热线，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，早上8点不到就起来，已经持续了十几天。

比起他们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小市民。武汉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，就是捐家当的少了点，卖命的人还很多。

我希望我的城市快点好起来，等疫情结束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朋友去吃火锅。

(应受访者要求，浦君为化名)

戳击下面图片 继续阅读专题

# 听见不同

## 人人都是新闻人物

记录多元声音，呈现事件更广面貌

### 战疫

[ 抗击新冠肺炎专题报道 ]

限时免费阅读

鄂西村医

货车司机

疾控中心

基层民警

武汉社区医院主任

饭圈女孩

电商平台

武汉红十字会

线上查询工具开发者

养鸡户

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博士

基层医院采购医生

试剂代理商

小汤山医院设计者

殡仪馆工作人员

传染病专家

返京租客

被隔离者

丽江玉湖村村委会主任

武汉爱心司机

环卫工人

护士

心理咨询师

药房老板

医用口罩生产商

扫码阅读







识别二维码 立即关注